

15 世纪以来闽南方言 助动词“通”的语法化

陈曼君

摘要: 15 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通”不断向意义更虚的功能词演变,具体演变轨迹是:助动词 > 目的标记 > 顺承标记 > 助词 > 词缀。这一语法化路径是世界上许多语言里未曾见的。“通”从助动词语法化为目的标记,经历了两次语义和句法上的演变。第一次演变带来句法上的突破是最为关键,决定了其语法化方向。“通”所经历的几个语法化阶段,主要是转喻在起作用。而“通”从道义情态演变为中性情态,是新义 M2 蕴涵源义 M1,即 $M2 \supset M1$,是回溯推理的结果;其他演变则是源义 M1 蕴涵新义 M2,即 $M1 \supset M2$,是主观化的结果。“通”从道义情态助动词到词缀的不断演化,没有句法上的不断突破是不可能完成的。

关键词: 闽南方言;助动词;语法化;转喻;主观化

DOI:10.13658/j.cnki.sar.2019.02.025

作者简介: 陈曼君,文学博士,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H1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9)01-0237-09

一、闽南方言“通”的当今用法

在闽台两地的闽南方言(以下称“闽南方言”)里,“通”的使用率非常高,常常用为动词、形容词和助动词,还可以表达各种比较虚幻的意义。因此,现代还有多种其他功能词甚至词缀的用法。李如龙指出,“通”有文白两读,文读音为 [thɔŋ],白读音 [thaŋ]。^①实际上,“通”白读音还有 [haŋ] 及其弱读音。目前涉及闽南方言“通”共时研究的学者^②主要从句法的角度着眼于某一类句子来探讨“通”的使用,但对“通”根据其意义的虚化具体可以归纳为几类功能词或词缀并没有涉足。跟本文研究有关的闽南方言“通”的当今用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台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3BY048);法国国家科研署研究项目“闽语的历史变化”(项目编号:DIAMIN N⁰ ANR-08-BLAN-0174);第48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海峡两岸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① 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② 陈垂民《论闽南话助动词》,《陈垂民语法方言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曼君《闽南话助动词“通”的句位功能》,《语文研究》2004年第3期;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小梅《台湾闽南语的目的句》,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版。

(无出处的例子均来自泉州惠安方言):

(一) 用为动词。例如:

例1 许条路脍通,即条则会通。(那条路不通,这条路才能通)

(二) 用为助动词。主要出现于三种结构:(NP) + 通 + VP; (NP) + neg/affm + (得) + 通 + VP; (NP) + 无/有 NP + 通 + VP。其中,neg代表否定词,affm代表肯定词,“neg/affm + (得) + 通”结构主要有“不/卜 + 通”“无/有 + 通”“脍/会 + (得) + 通”“未 + 通”等结构。例如:

例2 汝通倒去歇困喽。(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例3 a. 我卜通出去,恁不通来找我。(我要出去,你们不要来找我)

b. 我有通食好料峭,无通穿好衫裤。(我好东西有得吃,好衣服没得穿)

c. 明仔日春游,我有/无代志,脍/会(得)通去。(明天春游,我有/没有事情,不能/能去)

d. 伊许篇文章犹未通写出来。(他那篇文章还未能写出来)

例4 a. 小王无一块面巾通洗面。(小王没有一条毛巾可以洗脸)

b. 美兰暗暝有野齐物件通食。(美兰晚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三) 用为标记。例如:

例5 汝借兮册找出来通还图书馆。(你把借的书找出来,以便还给图书馆)

(四) 用为顺承标记。例如:

例6 汝碗洗洗咧通拼灶沟。(你把碗洗一洗后就打扫厨房)

(五) 用为助词。例如:

例7 拽土豆曝曝通度凋。(把这些花生好好晒干)

(六) 用为词缀。“通”用为词缀时常常出现于“(NP) + VP1 + neg/affm + (得) + 通 + VP2”结构中。其中,VP2包括形容词性词语。例如:

例8 a. 伊托卜通起去喽。(他快要托上去了)

b. 伊作文写无通好。(他的作文写得不怎么好)

c. 种兮物件滚脍/会(得)通烂。(这种东西不能/能炖烂)

d. 许条题目伊犹想未通出来。(那题他还想不出来)

二、关于闽南方言助动词“通”的语法化研究和本文的语料来源

涉及闽南方言助动词“通”语法化研究的仅见于苏建唐《台闽语义务情态词“通”的语法化研究》。通过对先秦以来历史汉语语料的考察,他指出,台湾义务情态动词即助动词“通”来源于非情态动词“通”,是由魏晋以前表“使通行”的非情态动词“通”发展而来的,始见于唐宋之际,到明清时期又发展出情态副词,具体语法路径是“使通行>情态动词>情态副词”。^①“明清时,‘情态动词’用法开始出现在需仰赖一定条件方能执行的句式‘有/无 NP + 通 + VP’中,该句式多隐含‘企图进行某举止’的[+目的]特征,和义务情态所含有的‘若完成某事件行为便可使情况达至某种境界’的‘目的’用法相符,是以句中表‘目的’的VP逐渐成为强调重心,结构上也渐由‘动宾’^②转为‘状中’,尔后进入‘目的句’中,则完全作情态副词理解,并可进一

① 苏建唐《台闽语义务情态词“通”的语法化研究》,《USTWPL》第7卷2013年版,第69页。苏建唐所说的“情态副词”实际上就是目的标记。

② 这里的“动宾”是指“(NP) + (不) + 通 + VP”句式,笔者采纳的是朱德熙的观点。

步出现在句首,属 Sentential Adverb。”^①

本文赞同助动词“通”是由动词“通”演变而来的,那么,闽南方言助动词“通”是如何不断地发生语法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苏文存在两个局限。一是局限于台湾闽南方言,况且对台湾闽南方言的讨论也不尽全面;二是对情态动词“通”向情态副词“通”演变的阐释令人难以信服,理由有二:首先“情态副词”的叫法不妥;其次,将“有/无 NP + 通 + VP”句式解释为“该句式多隐含‘企图进行某举止’的[+目的]特征”,本文大体赞同,但是该句式是如何演变为目的复句,即该句式里的“通”是如何语法化为目的标记的,苏文没有作具体有效的讨论。这些局限给本文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其实闽南方言助动词“通”的语法化进程远不止苏建唐所谓的“情态副词”即目的标记。(四)至(六)类用法也是“通”不断语法化的结果。(一)至(六)类用法虽是闽南方言共时平面上的当今用法,实则是历时演变结果的共时呈现。据苏建唐研究,“通”的助动词用法确切地说是出现于宋代,^②可这一用法并没有在历史汉语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倒是在方言里尤其是闽南方言里得到继承和不断发展壮大,(二)至(六)类用法就是明证。那么,“通”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出(三)至(六)类用法的呢?本文将借助闽南方言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来探究。

用闽南方言写成的历史文献可追溯到明嘉靖刊戏文《荔镜记》(1566)。本文所用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明清时期用闽南方言写成的戏文,有明嘉靖刊《荔镜记》(1566)、明万历刊《荔枝记》(1581)、清顺治刊《荔枝记》(1651)、清光绪刊《荔枝记》(1884),明万历刊《金花女》《苏六娘》。^③尽管万历本《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被公认是用潮州方言写成,但今天闽南人读起来并没有多大障碍,只有一些术语等方面的小差别。可以相信,直到万历年间,泉州方言对潮州方言的吸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潮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基本上就是泉州方言所反映的。《金花女》没有确切刊行年代,不过一般认为晚于明万历刊《荔枝记》。《苏六娘》原是附刻在《金花女戏文》上栏的,后来编者才把它独立出来。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由台湾学者吴守礼重新校注出版的。四个版本的《荔镜(枝)记》戏文讲述的都是泉州人陈三和潮州人五娘的爱情故事。其中,嘉靖刊戏文《荔镜记》是重刊本,虽然刊行时间是1566年,但是写作年代要更早,应该成书于15世纪。^④

现代闽南方言书面语料所用的有台湾云林县、高雄县、台南县、南投县、宜兰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以及沙鹿镇、大甲镇、东势镇、清水镇、外埔乡、新社乡、大安乡、石岗乡闽南语故事集和罗阿峰、陈阿勉故事专辑。闽南地区的语料均为笔者调查所得。

三、十五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通”的语法化

唐宋时期产生的助动词“通”只出现于“(NP) + (不) + 通 + VP”结构,^⑤到了明清时期,闽南方言助动词“通”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明清闽南戏文里,助动词‘通’主要出现于以下三种结构:(NP) + 通 + VP,(NP) + neg/affm + (得) + 通 + VP,(NP1) + 无/有 NP2 + 通 + VP。”^⑥闽南方言助动词“通”之所以能不断地发生语法化,与第二、三种结构尤其是第三种结构的发展

①②⑤ 苏建唐《台闽语义务情态词“通”的语法化研究》,《USTWPL》第7卷2013年版,第69页。

③ 吴守礼《明嘉靖刊荔镜记戏文校理》(1566年),从宜工作室2001年版a;吴守礼《明万历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581年),从宜工作室2001年版b;吴守礼《清顺治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651年),从宜工作室2001年版c;吴守礼《清光绪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884年),从宜工作室2001年版d;吴守礼《明万历刊金花女戏文校理》,从宜工作室2002年版a;吴守礼《明万历刊苏六娘戏文校理》,从宜工作室2002年版b。

④⑥ 陈曼君《闽南语“(NP) + 通 + VP”中“通”的语义演变》,《集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有莫大关系。第三种结构更完整的表述是“〔NP1〕+〔V1〕+无/有NP2+通+V2P”构式。“通”用法(三)就是在这一构式里发展出来的,相继语法化为(四)(五)(六)类用法。

(一) 从助动词到目的标记

闽南方言“通”从助动词到目的标记的语法化,不仅是“通”所指的语义演变、虚化的结果,也是“通”所处的句法结构演变的结果。语义上,“通”经历了这样的演化:道义情态助动词>中性情态助动词>目的标记;句法上,“通”所在的结构也发生相应的演化:“〔NP〕+通/不通+VP”结构>“〔NP1〕+〔V1〕+无/有NP2+通+V2P”>“〔NP〕+VP1+通+VP2”结构。可见,从助动词“通”到目的标记,“通”要经历两次语义、句法的演变。

关于情态的分类,本文采用Palmer的三分法,即把情态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知识情态,并把动力情态细分为两小类,主语指向情态和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是对命题真实性作出判断,而道义情态则是涉及对动作、状态或事件的影响表达一种指令。^① Bybee等指出,主语指向情态是指施事完成某动作所具有的内在致能条件,中性情态指一般致能条件,由施事完成某动作所具有的内在致能条件扩大到施事完成某动作所具有的外部社会、物质条件。^②

1. 从道义情态助动词到中性情态助动词

闽南方言第一种结构“〔NP〕+通+VP”中的助动词“通”最早发展出来的是道义情态,而且在整个明清期间,该结构里的“通”主要表道义情态。^③ 不仅如此,“〔NP〕+不+通+VP”结构里的“不通”也主要表道义情态。尤其在嘉靖刊《荔镜记》里更是如此,例如:

例9 那卜是,通认伊。(如果是他,可以认他)(嘉靖刊·荔镜记19.053)

例10 不通乞哑公、哑妈知。(不能让哑公、哑妈知道)(嘉靖刊·荔镜记15.120)

例9、例10里的“通”和“不通”表达说者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对听者的行为给予具体指令。“通”和“不通”的这种用法始见于唐宋之际,之后这种用法扩散开来,到明代已经颇为常见了。高频率的使用促使它们的语义发生了演变,从道义情态向中性情态的发展就是其演变的结果。该演变反映在句法上就是促使“〔NP1〕+无/有NP2+通+VP”结构的产生。例如:

例11 你那卜有马通骑,也是租来个。(你如果有马可坐,也是租来的)(嘉靖刊·荔镜记26.341、342)

例12 你去共哑公说叫,我今无银通赔恁,情愿将身写赔恁哑公。(你去跟哑公说,我现在没有银两可以赔你,情愿卖身给你哑公)(嘉靖刊·荔镜记19.339-341)

关于能性情态内部之间的衍生关系,语言学界的结论^④相当一致:主语指向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闽南方言助动词“通”的这一演变正好反其道而行。

如上所述,Palmer认为,道义情态是涉及对动作、状态或事件的影响表达一种指令。^⑤ 这种“指令”可能来自“指令”发出者的权威,也可能来自道德、法律准则或内在动力等方面。当施事在施行某一动作行为需要外在条件时,有时这种外在条件首先是要符合道义上的要求,然后才能自然而然地上升为施行该动作行为理所当然具有的外在条件。反之则不能。贝罗贝、

① Palmer, F. R.,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Longman, 1979, pp36-37. P41, P59.

② Bybee et al.,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177, P192.

③ 陈曼君《闽南语“〔NP〕+通+VP”中“通”的语义演变》,《集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④ Bybee et al.,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Van der Auwera, Johan & Vladimir A. Plungian, *Modality's semantic map*, *Typology* (2), 1998. 范晓蕾《以汉语方言为本的能性情态语义地图》,《语言论丛(第43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⑤ Palmer, F. R.,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2nd ed), Longman, 1990, p6.

李明指出:“相当一部分语义演变的特点是:新义 M2 蕴涵(entail)源义 M1,即 $M2 \supset M1$ 。”^①“通”从道义情态到中性情态的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转喻在起作用,也是回溯推理的结果。例 11、例 12 里的“有 NP + 通”“无 NP + 通”分别由例 9、例 10 里的“通”“不通”演化而来。例 11、例 12 里的“有 NP + 通 + VP”“无 NP + 通 + VP”指的是施行某一行为分别具有或者不具有某一条件,实际上蕴涵着“VP + NP”这一行为允许或不允许被执行。具体到例 11、例 12 分别是指有了“骑”的条件——马和没有“赔”的条件——银,实际上分别蕴涵着“骑马”是被许可的、“赔银”是不被许可的。可见,道义情态发展为中性情态是有其理据的。(NP1) + 无/有 NP2 + 通 + VP 结构的出现是助动词“通”的语义发展需求投射到句法上的表现。助动词“通”的情态由道义情态发展为中性情态,其所在的句子由 (NP) + 通/不通 + VP 结构发展为 (NP1) + 无/有 NP2 + 通 + VP 结构,是“通”由助动词发展为目的标记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2. 从中性情态助动词到目的标记

“通”是如何从中性情态发展为目的标记的呢? 苏建唐认为,“有/无 NP + 通 + VP”句式多隐含“企图进行某举止”的 [+目的] 特征。该句式里的“通”语法化为义务情态副词,进入目的句,是“推理”(Inference)、“时间—维性”与“主观化”等主要机制在综合起作用。^② 本文以为,从中性情态助动词语法化为目的标记主要是转喻在起作用,也是主观化的结果。(NP1) + 有/无 NP2 + 通 + VP 句式多隐含“企图进行某举止”的 [+目的] 特征,这一观点我们固然认同,然而不能一概而论。考察明清戏文乃至现代闽南方言可发现,相较于 (NP1) + 有 NP2 + 通 + VP 句式, (NP1) + 无 NP2 + 通 + VP 句式用例居多,而且更倾向于蕴涵着“企图进行某行为”的 [+目的] 特征,例 12 就明显蕴涵着“赔恁”的意图,而例 11 就没有什么意图。不过,有时候, (NP1) + 有 NP2 + 通 + VP 句式也会蕴涵着一定的意图。

例 13 只一个上山阿哥,借问一下,只处过去有人家通歇那无?(这个上山兄弟,借问一下,这里过去有可以歇脚的地方吗?)(万历刊·荔枝记 44.031、032)

像例 12、例 13 之类蕴涵着某种意图的句式,说者往往同时是施事。这两类句式都主要表达施行某一行为的条件是否具备。这时候,“条件是否具备”是前景,“目的”特征是背景。沈家煊指出“事物的显著度还跟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一事物上时,一般不显著的事物也就成了显著事物。”^③ 因此,事物的显著度会因人的视角不同而发生变化。当背景被强化、前景被弱化,即目的性加强,条件性削弱,那么,为达到目的所施行的行为逐渐被提到意识上来。这一变化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明代《荔镜(枝)记》戏文里,“有/无 NP”之前开始出现“看”等动作动词和“思量”“思”“想”等心理动词,而更多的是心理动词,从而使“通”所在的句法结构演变为 (NP1) + V1 + 无/有 NP2 + 通 + V2P”。例如:

例 14 看伊有也通赔恁?(看他有什么可以/以便赔给我)(顺治刊·荔枝记 9.468)

例 15 想无门路通去见伊。(想不到门路可以/以便去见他)(万历刊·荔枝记 16.20)

例 14、例 15 都由两个分句套叠而成,句中的“通”尽管还保留着助动词“可以”的意义,但已明显起到连接两个分句的作用,即明显向目的标记发展了,因此又可以解读为目的标记。

“通”彻底虚化为目的标记的是在“通”前只出现动作动词时,见于万历刊《金花女》,且在明代戏文仅此一例,句式已经由 (NP1) + V1 + 无/有 NP2 + 通 + V2P”进一步演化为 (NP) + VP1 + 通 + VP2”了。这时,“条件是否具备”已经隐没了,凸显的只是“目的”特征。例如:

① 贝罗贝、李明《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及句法演变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4 页。

② 苏建唐《台闽语义义务情态词“通”的语法化研究》,第 69 页。

③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 年第 1 期。

例 16 冷饭做通乞姑食,开口都不畏青天。(把冷饭做了,以便给姑姑吃,开口都不怕老天爷)(万历刊《金花女·借银往京》356.16)

例 16 由“冷饭做”和“冷饭乞姑食”两个分句套叠而成,是一个紧缩复句。“通”前后 VP 中的主要动词都是动作动词,VP1 和 VP2 分别代表着两个动作行为事件,“通”只是一个目的标记。通过“通”,前后两个分句可连起来解读为“冷饭做”是为了“乞姑食”。“通”在这里是为了标明 VP1 和 VP2 间的逻辑关系,只起到关联作用,因此,苏建唐将此处的“通”视为情态副词值得商榷。作目的标记来用的“通”在清代戏文中也不多见,倒是开始见于复句。例如:

例 17 恁外县句一班里长无人当,泉州倌仔好脚川皮,乞伊去当,通打脚川皮。(你们外县还有一个里长没人当,泉州小子好屁股皮,让他去当,以便打他的屁股皮)(顺治刊·荔枝记 9.573-576)

现代闽南方言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例 16、例 17 之类句子得到充分发展,成为滋生力很强的一种结构,“通”作为目的标记因此发展得十分成熟,有两个体现:其一,这类句子在现代闽南方言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例如:

例 18 汝饭紧紧食食咧通去糍路作作咧。(你赶紧把饭吃了,以便去把活干了)

例 19 伊叫汝出来通提拽兮物件去分度逐兮食。(她叫你出来是要让你把这些东西拿去分给大家吃)

“通”前后的行为可以是同一人所为,如例 16、例 18;也可以是不同人所为,如例 17、例 19。

其二,一个句子里可以出现不止一个目的标记“通”。闽台闽南方言在一个句子里出现两个“通”是常有的事,闽南地区甚至还可以同时出现三个乃至更多的“通”。例如:

例 20 退的钱是卜提寡倒通予 IN 某通过日啦。(那些钱是要拿一些回去,以便给他老婆,使他老婆好过日子)(《台南县民间文学集 10》98.21,22)

例 21 我着加趁淡薄通园起来通还伊。(我得多赚点钱,好攒起来,以便还给他)

例 22 伊去牵羊来通卜度你叫阿三通牵去通饲。(她去把羊牵来是要让你叫阿三牵去喂)

例 23 汝着恰骨力通趁拽兮钱通娶某通甲恁老母相共。(你要努力点以便赚些钱来娶老婆,好帮你妈的忙)

如果句中有两个“通”,两个“通”前后的行为就既可以不是同一人所为,也可以是同一人所为,如例 20、例 21。如果句中有三个“通”,三个“通”前后的行为就很少能为同一人一贯到底,而往往是不同人的递接行为。不论句中出现的“通”有几个,每个都是目的标记。它们所构成的目的句是什么关系呢?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即大目的句套着小目的句,小目的句套着更小的目的句,如例 22 是大目的句“伊去牵羊来通卜度你叫阿三通牵去通饲”里套小目的句“卜度你叫阿三通牵去通饲”,小目的句“卜度你叫阿三通牵去通饲”里再套更小的目的句“牵去通饲”;另一种是连环目的句,即前一个目的句的目的是后一个目的句的行为,后一个目的句的目的又是更后一个目的句的行为,以此类推。如例 23 的三个目的句“着恰骨力通趁拽兮钱”“趁拽兮钱通娶某”“娶某通甲恁老母相共”,都是连环目的句。有时,“通”的位置比较灵活,如例 22 中的第二个或第三个“通”也可置于“你”和“叫”之间,意义不变。

无论“通”前后的行为是同一人所为,还是不同人所为;无论是一个“通”,还是几个“通”,“通”前行为和“通”后行为的实施都遵循时间顺序性原则,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况且,“通”前后 VP 所指的行为也常常可以为同一个人所为。这正为“通”发展为顺承标记提供了土壤。

(二) 从目的标记到顺承标记

在目的复句或目的紧缩句里,目的标记“通”起到标明“通”前 VP 和“通”后 VP 是行为和

目的关系的作用。“目的”是一种有望于将来实现的行为或结果,因此,目的标记“通”既表[+目的]特征,又表[+时间上的后续状态]特征。只是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显性的东西处于凸显的位置,成为前景;隐性的东西处于被埋没的位置,成为背景。随着时间推移和角度切换,当说者渐渐把聚焦点投向背景,从而忽视前景时,背景就渐渐转换为前景,而前景却渐渐沦为背景了。这样,凸显先后相承关系的顺承标记“通”就应运而生了。顺承标记“通”在明清戏文里并未见到一例,是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到了现代闽南方言,“通”作为顺承标记使用的例子就俯拾即是了。“通”所出现的句子既有结构简单的也有复杂的。例如:

例 24 去通来。(去了就回来)

例 25 土豆刨出去曝曝度伊凋通收起来园。(把花生都弄出去晒干了就收藏起来)

从目的标记演变而来的顺承标记“通”蕴涵着说者一定的期望。因此,其总是出现于祈使句。施事是听者时可以被隐含起来。在这两个例子,“通”前后行为都是未然行为,有待于施事的先后执行。还有一种情况是“通”前行为正处在进行中,“通”后行为是未然行为:

例 26 汝水担担咧通倒去。(你把水全都挑好了就回去)

当然,“通”前行为还有可能是处于未然和进行中两可状态。例如:

例 27 汝食通来找我。(你吃了就来找我)

同目的句一样,顺承句也可以同时出现不止一个“通”,不过比较少见。例如:

例 28 汝衫洗洗咧通擦桌通擦椅。(你把衣服洗一洗,就擦桌子,然后擦椅子)

几个“通”前后的 VP 行为也是遵循着时间顺序性原则。

(三) 从顺承标记到助词

助词“通”是在顺承句的句法结构(NP) + VP1 + 通 + VP2 中发展起来的。作为顺承句,“通”后 VP2 所指是动作行为。当“通”后 VP2 所指由动作行为变为非动作行为时,“通”也就由顺承标记变为助词了。“通”用为助词在台湾闽南语故事集等书面语料中都很难见到,但在闽南一带的方言口语里却是耳熟能详的。

在(NP) + VP1 + 通 + VP2_{非动作}结构里,助词“通”后 VP2 的 V 一般是趋向动词和性状动词。先来比较一下“通”后动词是动作动词和趋向动词的情况:

例 29 汝食通过来。(你吃完就过来)

例 30 汝骹伐通过来。(你把脚跨过来)

例 29 中“通”后“过来”是动作动词,与其前“食”是说者期望先后发生的两个动作,是连动结构,“通”在这里是顺承标记;例 30 中“通”后“过来”则是趋向动词,用为补语,是对其前“伐(跨)”动作趋向的描写,“通”在这里表示说者期望即将出现某种趋向,已经变为助词了。“通”表示说者期望即将出现某种趋向时,总是出现于祈使句里。

如果“通”后 VP2 是性状动词,“通”表示的是说者期望即将出现某种结果。这是“通”后 VP2 由趋向动词向性状动词的延伸。例如:

例 31 汝糜食通了。(你把稀饭吃完)

助词“通”除了常常出现于祈使句外,还可以进一步出现于陈述句中。这是助词“通”更加虚化的表现。因为到了陈述句,助词“通”不含期望,只表即将意义。如例 30、例 31 可以说成:

例 32 伊骹伐通过来喽。(他就把脚跨过来了)

例 33 我糜食通了喽。(我就把稀饭吃完了)

“通”从顺承标记发展为助词是句法结构演变即从顺承紧缩句演变为动补句的结果。“通”所处句法结构的演变促使其语义也发生了演变。从表先后相承关系的顺承标记发展为表即将的助词,是有理据的。两个动作行为接连发生就蕴涵着后一行为即将发生。从“先后

相承关系”到“即将”的演变,也是前景和背景轮换的结果,即是说者转变视角的结果。

(四) 从助词到词缀

“通”除了单独出现在“(NP) + VP1 + 通 + VP2_{非动作}”结构中,还可以前带 neg 或 affm 出现于该结构中。“通”前带不带 neg 或 affm 大异其趣。从意义角度看,带 neg 或 affm 的“通”比不带的“通”更虚化,前者是在例 32、例 33 这样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这时,“通”的语义由表“即将”演化为表“某种可能”。“即将”本身就蕴涵着“某种可能”。由“即将”演化为“某种可能”,同样是前景和背景轮换的结果。可见,在“通”的语法化过程中,不仅是中性情态助动词语法化为目的标记,而且是目的标记语法化为顺承标记,顺承标记语法化为助词,助词语法化为词缀,其主要是转喻和主观化的结果。不过,“通”的这几个语法化过程都是源义 M1 蕴涵新义 M2,即 $M1 \supset M2$,与它从道义情态演变为中性情态的情况截然相反。

“通”附着在 neg 或 affm 上,已经虚化为一个词缀了。“通”的词缀用法在台湾闽南语故事集等书面语料中很难见到,但在闽南一带尤其是泉州一带的方言口语里却流传甚广。

在“(NP) + VP1 + neg/affm + 通 + VP2_{非动作}”结构里,“通”后 VP2 的 V 既有趋向动词和性状动词,也有形容词。可以出现于该结构的 neg 主要见于“无”“𡗗”“未”,affm 则主要见于“会”“卜”。“通”所表达的语义空灵程度受制于其前的“neg/affm”。

1. (NP) + VP1 + 无 + 通 + VP2_{非动作} 结构里的词缀“通”

在这一结构里,“有通”与“无通”的使用是不对称的。一般只用“无通”,不用“有通”。其中,“无”表示对某一客观现实的否定,“通”表示某种可能。“无通”用于趋向动词、性状动词或形容词之前,分别表示没有达到实现某一趋向、某一结果或某一状态的可能。这是说者的一种判断。后二者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不够”的意思了。例如:

例 34 阿母奂久犹行无通出来啊。(那么长时间了,妈妈还没能走出来呀)

例 35 土豆枪无通熟。(花生煮不够熟)

例 36 即兮查某生无通水。(这个女的长得不够漂亮)

在这三个例子里,“通”所表示的“某种可能”这一意义是其与“无”组合时取得的。也就是说,“通”是作为一个词缀附着在“无”之上的,离开了“无”,不仅“通”的此意义消失了,而且这三个句子一概不成立。再说,这些句子中的“通”也不能随意删除,一旦删除了,句义就发生了变化。可见,“无通”与“无”有明显的区别。这也说明词缀“通”的意义并没有受到“无”的语义挤压。

2. (NP) + VP1 + 会/𡗗 + 通 + VP2_{非动作} 结构里的词缀“通”

这一结构与上一结构有较大的不同。在这一结构里,“会”和“𡗗”分别表示“可能”和“不可能”,都表一种可能性。这与“通”所指的意义重合。在句中,“通”与“会”“𡗗”结合得很紧,“会”“𡗗”是“会通”“𡗗通”的表义核心,“通”是附着在其上的词缀。由于受到其前“会”和“𡗗”的语义挤压,“通”所表达的“某种可能”已经变得十分空灵了。例如:

例 37 我行会/𡗗通出去。(我走得出去/走不出去)

例 38 种兮猪胶滚会/𡗗通烂。(这种猪蹄炖得烂/炖不烂)

例 39 即块桌仔洗会/𡗗通清气。(这张桌子洗得干净/洗不干净)

可以说,如果去掉这三个例子里的“通”,句子的意思并没有什么差异。“会通”“𡗗通”在这类句子里表达的其实就是“会”“𡗗”的意义了。

3. (NP) + VP1 + 卜/未 + 通 + VP2_{非动作} 结构里的词缀“通”

这一结构与“(NP) + VP1 + 会/𡗗 + 通 + VP2_{非动作}”结构有较大的相似性。在这一结构里,放在 VP1 之后的“卜通”和“未通”,表达的分别是某一动作行为趋向、结果即将实现和还没有实现的客观事实,实际上就是分别表“卜”和“未”之义。例如:

例 40 伊跔卜通起去喽/未通起去两。(她就要爬上去了/还没有爬上去呢)

例 41 猪骹滚卜通烂喽/未通烂两。(猪蹄就要炖烂了/还没有炖烂呢)

例 42 批写卜通好喽/未通好两。(信就要写好了/还没有写好呢)

“卜”有“即将”之义,“未”有“还没有”之义,都表一种未然状态,也蕴涵某种可能。“通”作为词缀依附在“卜”“未”上,因受到“卜”和“未”的语义挤压,其意义也变得非常虚幻。

四、结 语

15 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通”不断向意义更虚的功能词演变,具体演变轨迹是:助动词 > 目的标记 > 顺承标记 > 助词 > 词缀。这不仅在《语法化的世界词库》^①里未曾见过,而且在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里也很难见到。它为语法化的世界词库树立一个新典型。

之所以如此,其从助动词到目的标记的发展是其最关键的环节。“通”从助动词语法化为目的标记,经历了两次语义和句法上的演变。语义上的演化是,道义情态助动词 > 中性情态助动词 > 目的标记;句法上,“通”所在的结构也发生相应的演化:“(NP) + 通/不通 + VP”结构 > “(NP1) + (V1) + 无/有 NP2 + 通 + V2P” > “(NP) + VP1 + 通 + VP2”结构。这是“通”的语义发展需求投射到句法上的表现。中性情态助动词“通”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道义情态助动词经主语指向情态助动词这一中间环节发展而来的,其所在的句法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发展出来的中性情态助动词比较少见;二是由道义情态助动词直接发展而来的,其所在的句法结构发生了上述变化。“通”的中性情态义更多见于“(NP1) + 无/有 NP2 + 通 + V2P”结构。古代汉语同义助动词“可”和助动词“通”的后一个语义演变路径完全一致。^② 不过,据刘利、段业辉、Barbara^③等学者考察,“可”主要见于“(NP1) + 可/不可 + V2P”等结构,并未见于“(NP1) + 无/有 NP2 + 可 + V2P”结构。可以说,“可”从道义情态助动词发展为中性情态助动词并没有带来句法上的突破,这恐怕是“通”向目的标记发展而“可”没向目的标记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可见,在“通”从助动词语法化为目的标记的两次演变中,其第一次演变带来的句法上的突破是关键中的关键,决定了“通”的语法化方向。当然,伴随着语义发展而来的新句法结构的高频率使用也是“通”得以不断语法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通”从道义情态助动词演变为中性情态助动词,从中性情态助动词到目的标记到顺承标记到助词再到词缀的语法化,都主要是转喻在起作用。不过,前者是新义 M2 蕴涵源义 M1,即 $M2 \supset M1$,是回溯推理的结果;后者是源义 M1 蕴涵新义 M2,即 $M1 \supset M2$,是主观化的结果。前者是语义的发展需求促使句法结构发生变化,后者则情况不一。后者的“通”从中性情态助动词到目的标记的语法化,首先是语义上的发展需求促使句法上有所突破,而后是句法上的继续突破促使语义演变的完成;从目的标记到顺承标记的语法化,只有语义上的演化,没有句法上的变化;从顺承标记到助词再到词缀,先有句法上的变化,才有语义上的演化。总之,助动词“通”从道义情态助动词到词缀的不断演化,没有句法上的不断突破是不可能完成的。

(责任编辑:郑珊珊)

① 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陈曼君《闽南语“(NP) + 通 + VP”中“通”的语义演变》,《集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③ 刘利《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段业辉《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Barbar, Meisterernst, *Modal verbs in Han period Chinese——Part I: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kě 可 and kě yǐ 可以*,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37), 2008.